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七

史部

南史卷七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周石珍

陸驗

徐麟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
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
以霸者一身且有滂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
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
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
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
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會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

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

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
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
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
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
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以繼前
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
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

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
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
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
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
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
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爲南臺
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
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

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

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
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
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
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
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
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
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
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

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
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
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
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
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
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
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
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贗天子願兒

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
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
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
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
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
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
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
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豐累愆遂至於此吾今

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
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參軍
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
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
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
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
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
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大中太

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孝
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
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
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詔責
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
遂死孝武事剋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
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郟人官至員外散
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

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

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
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
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
元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碣磬街中旨臨時宣示
孝武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劭追義
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
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
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

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
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
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
序宣力爲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
等二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
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
始太學博士虞穌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
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

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
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
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
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
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
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
不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
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

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羣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大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

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
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
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
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
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荅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
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
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仕齊歷位臺郎秣陵
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

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

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
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
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都俞道龍丹陽宋逵之陽
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
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
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
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
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

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遠之又繼進休仁聞
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
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
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
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
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
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
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

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
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
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
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
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
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
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
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

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
疋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
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
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
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
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
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
千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

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
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
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
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
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
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
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
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
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並不敢執元徽三年
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
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
出宮猶整羽儀隊伍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
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
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
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伍在樂游苑前

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伍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

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

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慤爲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修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

順帝即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

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

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疊而累代皇基猶固磐石今
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
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
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
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
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
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
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

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

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沱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眄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

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
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
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
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
卒于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
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
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
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爲

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
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
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
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宦累至勲品元徽初爲奉朝
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
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
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

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

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
令係宗題答祕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鬱林即位除寧
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
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
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
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齊幹
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

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

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戍爲僞宮以錢塘縣爲僞太子宫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

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

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
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
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
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
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
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
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
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

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
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
使欽之領青氍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
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
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
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
翼衛扶侍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又有牒
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

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
非過乃許三百戶瞋恚形於言色進爲五百戶又不肯
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塘
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漂
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湛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
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
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
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

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
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
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荊卿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
其胷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
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
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
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
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

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王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爲齋師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

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
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
南面向桺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
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
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湛先入若欲
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直
後徐僧亮甚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
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

敢酬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
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
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
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道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
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
爲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蚌之
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位高武
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

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平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

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
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
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
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
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
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
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
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

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泰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

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
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
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
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
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
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
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
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

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檨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檨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

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檟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檟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己像著通天冠衮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專掌

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
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
兗州本以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
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爲
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
景平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
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羣公誅
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有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

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
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
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
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
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
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倂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
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
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

兒及王咍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
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耀光繆買養章道之楊
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
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
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
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
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爲茹
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

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劓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糲以薑桂曰劓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爲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閣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

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
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
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
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
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
江陵亶本爲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
於石珍及簡文建立亶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
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荆

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直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要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爲少府丞大

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驕並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譴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

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
死莫不快之麟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
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
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弈碁嘗隨父
候吏部尚書到既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
呼與碁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
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

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
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
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
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
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
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
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
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

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始縣伯兼中書通
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
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殃參預謀謨乃
於外宣說以爲己力省中祕事往往洩漏性又果敢善
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有微言譖之附己者
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
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
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

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
譖殺傳綽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
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
地時論以爲譖賢之效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
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
爲侯諡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
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

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爲中書舍人
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
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
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
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
暨惠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
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
尤更親重内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

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羣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

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
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
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
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
驟至憲等慙慙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
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
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
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游

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
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
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
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
凡有所啓請經畧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
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
蔽耳目比黨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

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
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
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
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
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
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
姓爲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
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

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糾謫嚴急百姓嗟
怨而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
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
惠朗慧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
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
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慧景陽
惠朗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爲
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
滔梁海鹽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
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
總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
見親愛後主性愚佷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
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
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
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

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
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
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文慶阻壞之後主未決範
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
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
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
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
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

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度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並不可信

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攸之險慘苛

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卿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仕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

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眇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
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
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
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
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
力雲陞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
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驚輦
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桯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

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
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
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王署家
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崔馬
之翫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況
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南史卷七十七

南史卷七十七考證

戴法興傳使家人謹錄鑰牡。鑰監本訛鑰今改从閤本

徐爰傳上表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王業一本作三乘

紀僧真傳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冠監本訛尉今改正

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堂堂

一本作常常

茹法亮傳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氍百人自隨○氍
一本作氍

茹法珍傳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
俞靈韻爲阿兄○治各本俱訛治今从齊書劉休傳
改正

孔範傳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監本缺曾字今增入
南史卷七十七考證

謹案卷七十六第四頁後二行著禮据拾三十卷
南齊書作禮据遺按据拾字義相近應從南齊
書作遺字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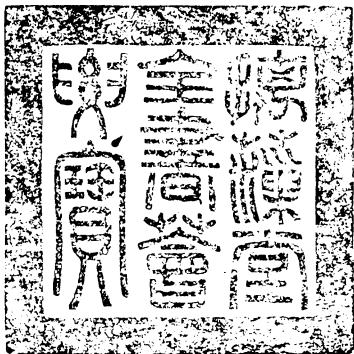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四行走雖不敏請赴高節刊本節訛卿
據南齊書改

第六頁後二行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
千卷刊本火訛反燈訛火據南齊書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詔贈太中大夫梁書作中散大

夫

卷七十七第十一頁前八行俞道龍茶陵縣子刊
本訛命道隆據上文吳都俞道龍及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蕭九成

膳錄監生 臣 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七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八

史部

南史卷七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八

夷貊上

海南諸國

西南夷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

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沉木香者土人所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為王數世其後王

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
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稚家奴嘗牧牛於
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咒曰
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異之
范稚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
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
文偽於隣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稚前後監日南郡並

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畷九真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

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

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闥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横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

壻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為成禮死者焚之中
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
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
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
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
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剋乃還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
八年每遣使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
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

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毒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剋之乘勝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人檀馮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為南兗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死見胡神為祟追贈左將軍諡曰襄子孝武孝

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成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成律陀

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狸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沉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沉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

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
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犀孔翠
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
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
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
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
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
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

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當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塶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碗者

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
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
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
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
皮紡績作布以為手中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
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絜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
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桺葉
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

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
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桺葉人衆見
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
者桺葉大懼舉衆降混填填乃教桺葉穿布貫頭形不
復露遂君其國納桺葉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
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併之乃選子
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
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

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
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
千里次當代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
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
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
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
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為禮國法無牢獄有
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

鰕鷀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餒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魚遇得麋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

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
穆帝升平元年王竺蒨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
其後王憺陳如今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
憺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
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憺陳如死後王持黎陀跋摩宋
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
中王憺陳如閣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
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

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象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

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

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度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

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

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
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
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也
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鐏等諸
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
以盛銀珥珥內有金鏤翬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
潔函內有琉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
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

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
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
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荅曰法身
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
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
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
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
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豎二刹各以金甕次王甕重盛

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八兩剎
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
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
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
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
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
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
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

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跌惺乃下車
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惺乃令馭人任牛所之
牛徑牽至寺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
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
忽見有銅花跌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
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没水
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象又合馬自咸和中得
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惺得像後有

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
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
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惺所得惺乃送此五僧至寺
見像歔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
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
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
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摸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
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

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
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
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西南夷訶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
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一人表此微
心

阿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
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

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

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遠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為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為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陀羅跋摩遣

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
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
雖在遠亦霑靈潤

梁梁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
五月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沉香檀等香
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
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

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

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王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

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
棧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為十漫
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
耳女子則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
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
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
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
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

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
撤多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
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
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
紫貝有石名珉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為物暴乾之
遂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帔及為都縵王乃用斑絲者
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

帶金裝劔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
寶之飾或持白眊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
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
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
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
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
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

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
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
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
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
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
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
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毼毼火齊狀如雲
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

香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
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
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榨其汁以為香膏乃賣
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
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
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糞去之賈人以轉賣與
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
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

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
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
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黥歛短
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
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天
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三年四
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
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

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
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
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
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
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
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
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
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

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

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
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
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
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
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
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
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
人高閼謀反上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

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
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
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
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前
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夢為之立寺貴妃子子
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
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
令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為廣戚令道

生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為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

不逮西域之深也為客主酬答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
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
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
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
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
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顗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
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注孝
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

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闕場寺多禪僧都下為之語曰闕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荅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

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剽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

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南史卷七十八

南史卷七十八考證

林邑國傳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棧梁書作筏
扶南國傳王當樓居○當梁書作常今各本俱同仍之
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餘監本訛徐今改正
橫幅今干漫也○漫梁書作縵

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王各本訛天
今从梁書

火葬則焚為灰燼○為監本訛於今从閣本

大同三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三年
監本誤九年今从梁書及下五年改正

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之○曇梁書作雲

干陀利國傳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陀○鄰一本作
憐

婆利國傳有石名坭貝羅○梁書坭作蚶

其國人披古貝如帔及為都縵王乃用班綵者○梁書
古作吉者作布

南史卷七十八考證